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録卷之十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西戎

神禹敷土而崑崙織皮武王克商而西旅進獒然其地迄乎流沙而止耳漢武雄才弘畧志吞西域始遣張騫往通諸國已畧識其梗槩既大宛破後漢使入者益得其職而輪臺渠黎悉置

校尉領護羌沿及於唐遂有安西府設烽堠萬里中國強盛至是極哉然漢時有善幻者至京師而與巫蠱之禍唐之中世吐蕃崛起雄於突厥尚結贊睥睨闚輔蹂踐京闕幾危唐宗社西域強盛亦至是極哉且漢明帝俾遊天竺白馬載經以還而釋教始播紛紜中土蒙古主華崇重西僧八思巴加以帝師之稱待以王者之禮朝會之日與天子皆南面后妃太子進謁膜拜受大臣見坐而不起非但冠履倒置而已

明聖統天聲靈丕單行人布詔不憚窮荒而昧谷之
東壯首慕化稽首彤廷簉能敬將者又豈直如
漢使所得天馬葡萄枸醬竹杖之品乎哉
長陵御極迎法王製佛曲自後其徒遂往來京師不
絕館穀賜賚為國家帑藏一大蠹然緣邊建僧
寺處沙門以和番夷實能以口舌代甲兵省芻
糈數十萬萬隨俗撫綏之意焉而荷戈蠢動
者亦終不免也愚謂釋迦以空為宗則視色形
之者倫物之類皆非其所愛惜者乃忍於戕滅

而不顧彼番族群醜亦毎毎自相讐殺又何有中國生靈乎然則佛氏禪機之秘毋乃殺機之伏而漢武玉門之通其殆禍門之闢也哉凡髙明之士乘傳望之槎而以殊俗記獻者毋曰西方聖人我履其地親炙其教而後爲之說可也今列其大都在正西則爲吐番爲拂菻爲葛榜剌爲默徳那爲天方在西北則爲哈密爲罕東爲赤斤蒙古爲安定阿端爲曲先爲火州爲土魯番爲亦力把力爲於闐爲撒馬兒罕爲哈烈

而其餘星紛珠錯者俱盡畧焉敘西戎

吐蕃

吐蕃俗呼西番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岐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強於北狄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入貢不絕其首領唃廝囉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髙

宗朝皆授以官元時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
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
等處宣撫司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
巴為大寶法王帝師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
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二年遣使賫詔諭吐蕃曰昔我帝王之治
中國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及四夷亦得安靖向
者胡人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
孰不興憤比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紛

爭生靈塗炭朕乃命將帥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
爲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我前王之道用
康黎庶惟爾吐蕃邦郡西土今中國一統恐尚未
聞故茲詔示使者既諭吐蕃未即歸命尋復遣陜
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往諭時徐達受命往征沙
漠遂分遣鄧愈往吐蕃招之降　六年詔吐蕃各
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
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
即元末自大都逃歸故土者　其下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

王闡化王闡教王輔教王者又有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設都指揮二曰烏思藏曰朵甘衛宣慰司三曰朵甘思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又設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列思麻招討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龍合曰朵甘丹曰朵甘倉溏曰朵甘川曰磨兒勘千戶所十七曰朵甘思曰剌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荅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孛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

卜郎曰剌錯牙曰泄里壩曰闊側魯孫緣陝西四川雲南西鄙皆是南北袤數千里制令三年一貢闡化王闡教王貢道從陝西賛善王貢道從四川三法王不給勘合朝貢無常　八年詔甘肅祭甘肅烏思藏山川之神附祭於陝西山川之壇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

天子所當親祀請附祭於各省如廣西則宜附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瑣里廣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

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各省山川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分祭東西同壇

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將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祀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

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西番來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爲甚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况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初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几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

馬初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九年吐番所部川藏夷人邀殺烏思藏貢使鞏歌瑣南等掠其貢物命衛國公鄧愈充征西將軍都督沐英副之往討分兵爲三道以進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

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而還　十一年洮州等處番夷作亂命西平侯沐英充征西將軍往討首取甘朶降其萬户乞失迦平其部落俘獲不可勝算　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兒等據納鄰七站之地以叛命征西將軍移兵討之告祭西岳之神曰惟神磅礴西土爲西方之鎮古昔帝王知神有所司故載在杞典爲民作福今予統中國兼撫四夷前者延安伯顔帖木兒竊邇中國屢撫不服告神進討已行殄滅自陜西迤北民無兵禍

之憂惟河州西南吐蕃川藏及洮州三副使雖嘗以子入侍而叛服不常復爲生民之患是用命將率兵進討惟神鑒之　英等兵至洮州故城三副使等率皆遁去獲叛逃土官積石州阿昌七站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戍守遣使報捷奏其事

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命置衞以指揮聶緯等領兵守之尋擒三副使等殺獲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十餘萬　二十四年

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
之未附者
上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毋輕舉爾勝及左
副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
士馬爲武備待其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尋
詔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以計誘至送京
師誅之玉因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
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於
順慶府鎮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

雲棧宜改爲衛漢州漢縣西連松茂硐黎當西番
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
寨俱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長河西朶甘百夷地
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
上報上曰籍民爲軍甚不可百姓連年供輸煩擾又
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兇渠既殄雖猶悍者自
将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
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
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

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各令回衛
王遂班師　三十年立茶馬司於陝西洮河二州
聽吐番納馬易茶令茶戶私鬻者籍其茶入官私
茶出境及關隘不覺察者皆斬民間蓄茶不得過
一月之用
上文以邊吏不獨縱放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國課
不充或假朝旨横索番馬致其恃信侮慢朝廷但
謂羌戎不順豈知激之有自遂製金牌信符其文
曰

皇帝聖旨差發納馬不信者斬命曹國公李景隆賚往吐番令各番族認辨馬課別各置一牌藏於大內每三年遣使賚出比驗相合收馬給茶以杜絕奸欺

上又恐邊衛巡防不嚴私漏茶於境外勅兵部傳諭守邊者知之兵部進禁約事宜遣人持諭川陜衛所仍遣西僧管著藏卜等往吐番申諭之初附馬都尉歐陽倫遣其家人往來陜西販茶出鬻於吐番倚勢放橫藩閫大臣皆畏威承順不敢違忤時

四月農方耕耨倫適使陝西令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往河州倫家人周保尤縱暴索車五十輛至蘭縣捶河橋巡檢司吏吏不能堪奏其事上大怒賜倫死以布政司官不言并保等皆坐誅茶貨沒入於官遣使賫書嘉勞告者

倫尚　帝女安慶公主　高居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不少貸如此

李景隆使西番田用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京衛騎士

按洪武四年正月詔陜西漢中府産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薅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後以百斤爲一包二包爲引以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陜西取納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於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川陜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者官買私易者籍其

國仍制金牌額篆文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
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
洮州火把藏思㯐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
十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
五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
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
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
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
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賫牌前去調

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既以茶馬覊縻而元降萬戶把丹授以平涼千戶其部落悉編軍民號爲土達又立哈密爲忠順王復統諸番自爲保障則

祖宗百年之間甘肅西顧之憂無矣自正統十四年北虜寇陝土達被掠邊方多事軍失不充止將漢中府歲辦之數并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斤以易馬其於遠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哈密

之地又為吐魯番所奪屢處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我地須閉關絶其貢易盖以彼欲茶不得則發腫病死故耳殊不知貢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彼必徃不救也哉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為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撫調各番志復茶法番夷共稱未奉金牌不敢辦納此盖彼既恐其相侵而此則商販無禁坐得牧利特假是以為之詞耳故尚書霍

諭有曰必須遣間諜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關
絶爾非尔諸戎罪也土魯番不道殘我哈密蹂
我疆埸故閉關制其死命愚則以爲仍當給其
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有侵至於轉輸
如舊規用軍計地轉遞不使有長役之苦若收
買之價比民少增致使有樂趨之勸其斯爲興
復久遠之計也或者曰方今西番侵擾邊民自
宜拯救之不暇又復興此迂遠之事乎予則曰
制服西戎之術孰有過於茶馬之一法何也自

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茶易虜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爲我利之大非惟馬政軍需之安而備禦西番不敢擾我邊境矣計之得者孰過於此哉

上又遣廣東道監察御史王靜齋命往西域市馬歷雪山崑崙抵弱水所至七十二族往返期年

按靜字本靜徽州黟縣人以貢授御史後巡按湖廣激揚有聲洪熙改元受勅褒贈賜歸省尋

陞莫陽知府以父老致仕

永樂間

成祖在藩邸日聞尚師哈立麻名及即位遣中官侯

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京師

車駕躬出視勞無拜跪禮但合掌而已　命尚師建

法壇薦福

皇考妣於是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青

獅白象白鶴連日畢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下

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識者謂西僧行法善幻能動世俗如此

詔封尚師爲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鞍馬儀仗及黄金百兩白金千兩宴於華蓋殿　十九年鴻臚奏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出視之戸部尚書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當示以倫理君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　駕遂不出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

夷狄耶長揖而已自後在京僧寺多有番僧　時
陝西參政平思忠謫戍北邊
上以思忠嘗官主客郎中多識賈胡　詔釋其戍賜
冠帶隨中官往吐番諸國市馬　後復遣陝西都
指揮劉昭領兵往烏思藏賞諸國還遇番賊刼掠
昭率衆攻敗之　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
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
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
杜絕遠人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上諭兵部榜諭邊北官民示以朝廷懷遠之意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謬欺之令巡按御史采察以聞　末年

仁宗即位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番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

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爲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　宣德

六年都督陳懷等討松潘番寇平之　正統四年

松番用兵以王翺巡撫四川贊理軍務　十四年

詔停止西番金牌每歲遣行人四員往陜西茶馬

司巡察西番茶市禁私茶出境潼關以西至甘肅

等處地方通行禁例　天順五年吐蕃寇涼州都

督毛忠被圍賊勢甚銳監軍以下皆恐總兵宣城

伯衛穎（或云衛涇）戰却之賊披靡不敢近卒全師歸

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命穎討之穎與巡撫都

御史吳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靖山丹莊浪等衛所

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成化四年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孛於是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毋過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棕轎導用金吾伏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饑民仍勑寺觀不得請建醮脩齋又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

俱因矣盖由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識或填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西天佛子劄實巴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縣地爲寺田仍乞宛平縣民爲佃戶

上許之既而戶科左給事中丘弘等劾其妄請之罪

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七年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府貯茶課及綿花等物

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
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
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
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
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京城外有軍民葉玘靳
鸞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爲葛巴剌椀假謂
之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者
聞於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
鞫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曰律載發墓罪死況取人髑髏市於人掀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同當即誅之　二十四年詔停止行人巡茶定委御史一員領勅專理西番茶馬事然茶法之行非往日之嚴而所得之馬亦甚微矣

按宣德四年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蠲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

撫通買議政司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時設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鄉嵗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寛則當時之優恤茶戶者如此盖欲足民以足國也迄於是茶課反不及於前何哉此亦茶馬之一變也故記之

弘治元年

上即位詔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革職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按此亦黜邪一快事聖政之首務也雜志載番僧生受沃賜死則有司爲之官造墓塔時有一吐番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驗弟子恥潛絞殺之尚書王復奏此僧素受國恩積畜甚後而無用宜籍以供墓塔之費省官錢詔可之人亦以爲快云

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任茶馬事一清請復金

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戸鎮撫驛丞僧國師禪師賫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

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面稽首曰這是我西番認定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賫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換茶今後來調時

天皇帝大法度在馬敢違逆臣於是乃知我

聖祖神宗睿謨英畧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

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

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則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畧者之所爲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

有待乎番夷也盖西番之為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治匈奴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以羌人為之世仇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鮮不為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　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而授之長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答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

叛盖以一叛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
而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遠矣此制西番以控北
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
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
私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
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
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蕃籬之
固何所於託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
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衞番族該

金牌四十一面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內府
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賫收馬給茶後因邊方
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邈不相通
誠恐四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
欲遵照舊例調軍入番收馬非惟病於供億且恐
激擾番夷乞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舊
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當本等差發
不許生拗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
官久不襲替亦今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為

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十一年爲招易之期
乞遣廷臣賫捧金牌前來會同臣等調取原降番
族金牌至三衛納馬給茶重加賞勞不須動調官
軍深入事完造冊隨金牌賫繳以後三年一次奉
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願將馬易茶者聽敢
有不受約束者量調番漢官兵問罪誅剿以警其
餘庶恩威並施番人來服而爲藩籬之固奏上
詔議行之然巡茶御史迄今無設不廢　吐番諸部
中惟董卜韓胡亦素知慕文教弘治中奏請中國

書籍兵部尚書余子俊疏曰考之唐玄宗之世吐
蕃遣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於休烈以爲與之
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
以爲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
陶聲教化流內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不知
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於是玄宗賜以詩書今董卜
求討前項書籍臣以爲成都記即成都府誌也一
府之輿圖關隘於此乎載不可與方輿勝覽天下
之輿圖關隘於此乎載不可與其餘書籍可以與

之若或不與彼來朝之人市於書肆之中亦不甚難若因其請遣人量加頒賜因而勅其將舊維州地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矣正德間建僧寺於西內西僧行秘術者寅緣而進居其中勸

上遣中使偕其徒至烏思藏迎其僧尚書毛紀諫曰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千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使其地者

祖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
命之空名豢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無擾我
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禁内如前
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者終更得
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明鑑仰惟
陛下神仁聖武天縱聰明晨在春宫懋學毓德纘膺
寳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者
也今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皆駭異以爲堂
堂天朝衣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

於夷狄之陋哉且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僧造爲一切幻妄怪誕之說
上瀆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至於此耳況本夷年例進
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另有通事人員挨之
事體似不可以煩 朝使況近臣往番供送雖因
先朝常有此例當時庶政修明教化大行海內富
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不覺甚損即今各處災異

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儲蓄所在空虛而四川等處腹裏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瘡痍滿目呻吟滿耳地方之疲敝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拯濟猶恐弗及尚忍復爲此騷擾煩費之舉哉伏望收回
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爲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六年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無可據以進諫會番僧奏討腴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

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禮部尚書傅珪佯不知孰奏曰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之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　嘉靖二年太監崔文以番僧灵異説

上事佛盛爲齋供吏部尚書喬宇等疏曰伏覩登極之詔將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等項盡行革固枷釘押發煙瘴地面衛分充軍遇赦不宥其中有出入內府住坐新寺誘引蠱惑罪惡顯著見在京者拏送法司問擬罪名奏請定奪一切僧徒善世真人

等項盡行革退又將近年以来左右近倖之人獻諂希恩在内添盖佛寺神廟在外添盖玄明宫石經山祠廟等項俱經拆毁彼時聖志清明德性堅定屛息異端崇儒重道邪正之辯了然明白深姦祕慝一售其計遂致蠱惑聖明切聞天生聖人爲天地神民之主心之感格自與天地相通氣之和順自惱神人借佑往三時不雨一冬無雪露禱宫中遣官祭告天地宗社隨獲感應明效大驗彰著如斯

皇上深居淵默體念于此則妖僧經懺自不足信一應齋醮無益之事俱宜停罷方今天災屢見邊報未寧四方盜賊隨滅隨起內外庫藏日見消耗恐不可支相去正德末年不甚相遠矣伏願
皇上始終一心闢邪崇正易信佛之念以尊經訓馳拜醮之勞以近講筵日隆盛德保養天和則
聖壽萬年子孫千億
上嘉其忠愛而不納　給事中安磐復疏曰
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爲左右轡

惑郎從事內典內典既習郎從事番教於是鎖南
綽言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諳郎從事取佛於是太
監劉允馳驅西域矣靡費大官騰謗道路此
陛下之所聞見者既而劉允放而鎖南囚天下頌
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頌
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禄裕天下頌
陛下之英斷者斯
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柰何甫及二年邊襲故
轍崔文本以鍾鼓廝役寅緣冒陛今復導

陛下以此文之意以嘗試
陛下也
陛下既爲所動欲行香欲登壇欲拜跪臣恐無已則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貨利無已則導以遊幸導以土木導以征伐文以漸致也諸餘如文類者又將牽連伺便求所意欲逞也
陛下德可堯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黨紊亂故曰文可斬也
上不從　先是劉允者幼時於成化年間在安喜宮

荅應名劉邦兒即能交通外人賣弄寶貨石獻詭佞
調是非進退人才及敗露下錦衣衛獄見其年幼
從輕發落後謀入
東宮極能機巧相扇引誘至正德年来驟陞司禮監
大監改名允
武宗託為心腹本監傳造兼管豹房新寺膳房庫藏
收掌抄沒劉瑾金銀寶貨偷盜數多播弄威福聲
勢極如劉瑾號名二劉恐後發覺用謀結喇麻僧
寺請入番取佛勅諭異常賜與刀劒便宜行事君

有各色人員能出力入番効勞任爾擢用若不用
命斬首示衆不必覆奏允又奏帶官員軍舍匠作
陰陽醫士通事序班等一百三十三名往烏思藏
恣其貪饕害人嘉靖初科道發其罪
上命降長隨追贓入官錦衣衛指揮賈文鎰時已革
職忿之疏曰臣竊計京城起身經行直抵烏思藏
番邦往返只有一年程限而劉允各處遷延五年
之上但遇産物積貨地方便頻住經月倚稱採辦
進貢及入番所用爲由百般科擾勞民騙財俱於

四川布政司官庫支領銀十萬餘兩累死人命不知其數較其尅謀太監吴亮焦寧尚且問擬充軍籍没財産而首惡劉允專聽主文孫瓚張洪撥置止用銀六萬兩還官庶掩前情得以降長隨未嘗受一時刑憲罪重於丘山今罰未傷其毫毛隱匿應該入官鹽價銀八十三萬七千餘兩安享富貴係全身家乞籍没其財産入官公用仍將劉允照吴亮焦寧事例加誅市朝以謝神人之怒

一論文鏹犯罪脱逃又將已發落人犯捏詞奏擾錦

氷衛拏來着實打五十棍放了三年打冲河兩歲西番與哈哈口等處西番枝葉相連桀驁生野遂燒刼村屯搶掠牛馬人口顧副使調取鉞嶲建寧三衛漢土官兵征剿之有餘賊打別乞扒等逃過水糾合鹽井衛剌土官部下番人越過安寧河粮運大路紏殺人口四年建昌兵備胡東皐及分守少監閻良行令鹽井衛指揮毛脤起漢軍一千名土官剌馬仁起土軍三千名俱至水邊衛營相機撫剿仍諭各村為惡番賊若肯投降獻出頂經說

誓認保地方即就聽從𣪺兵若再執拗不聽亦就
進兵征剿番賊相結不順招撫乃督軍進戰克捷
前後共斬首級六十一顆生擒男婦八十五名口
頭畜兇器碉房硬寨掃蕩無遺別寨番夷聞風喪
膽各備贏馬衣甲投拜受降自願照俗頂經誓守
界路四川巡撫都御史鄭毅疏曰爲照建昌鹽井
寧番等衛地方各寨番賊經年橫出道路不時深
入鄉村搶刼民財擄人口地方被害已深人心
積憤已久副使胡東皐欲乘此衆怒之機往問彼

不恭之罪會同少監閻良呈報鎮巡衙門動調本處漢土官兵分哨夾攻相機撫剿協諸將之智謀仗朝廷之威福群兇落䰟一舉成擒數年邊患一旦稍平但西路石關險固餘黨深潛而土官剌馬仁自備口粮留兵堅守及照胡東臯閻良方舉事之初雖若嫌於輕率其討賊之急實皆出於忠誠土兵少損斬獲亦多謀旣有成功足補過土官安夷剌馬仁千户趙清李聚賈爵協力同心必期罪人斯得土漢軍舍捨身用命誓不與賊俱生以致

地方告寧軍民胥慶但首賊乞扒逃遯難尋石關諸夷恃險未服尚該撫處雖雀夷無常之詐固未可以預料而王靈赫奕之勢則由此大振矣是皆前暫管巡撫右侍郎王軏鎮守太監蕭通巡按御史馬紀謀議之所及也臣於此毫髮無與焉伏望皇上念極邊僻明照萬里乞勅兵部特為裁處何以收今日全勝之功何以為百年無事之計一一明示以憑遵行其副總等官胡東皐憫其勞以作其氣略其過以嘉其功不勝幸甚下兵部議尚書李

鉞議謂建昌等處各寨番賊經年搶刼乃能擒斬殆盡所據各官輕擅之罪似應准贖及照賊首乞扒并石關諸夷余黨尚未擒剿盡絶伏候

命下之日本部仍行都御史鄭穎從長計議如果前項番賊畏罪據險刺馬仁防守日久難於進攻各夷誠心悔過理宜撫處即便嚴督副使胡東皐等多方設法遣差的當人役省諭各寨番夷將賊首乞扒擒捕獻出一體重賞如或各夷仍固執迷反覆譎詐不聽招撫將来玩養成勢即會行雲南鎮

巡等官調集漢土官兵措備糧餉剋期進剿一面
星馳奏聞兵形無常夷情難測應剿應撫務在周
悉愼重用圖萬全固不許虛文撫處坐取玩愒亦
不得輕率寡謀致貽後患

上從之　自後夷賊聽撫咸各安生　七年九月弘
化顯慶二寺番僧藏卜洛竹進西番狗二隻陝西
行都司起送至京禮部送豹房收育先是户部尚
書秦金疏請省無益之費以照聖德
上詔存留鸚鵡等牲口二千五百二十二箇隻其餘

放去至是巡視光祿御史朱觀疏稱本年三月以後節該各房奏報孳生虫蟻鷹犬等項每月陸續增添肉豆谷粟不一乞勅司禮監查勘虫蟻等項的數目請自

上裁擇其可用者量爲留育

上詔這鷹犬虫蟻等項委係無益之物且日逐供給糜費該監查明擇其可用者量爲存留其餘通行屏逐于是內官監太監郭紳奏稱永樂宣德正統等年間俱有蟲蟻牲口數多至天順年間二萬三

百餘箇隻弘治年二萬九千四百箇隻正德年二
萬九百三十餘箇隻先於正德十六年五月內恭
遇
皇上嗣登大寶釋放大半嘉靖五年以來節該皇親
張鶴齡等進到壽羊等牲當奉欽依照舊送附本
房餧養近該户部尚書鄒文盛等節題雖稱無益
虛其
祖宗舊規已定難以泯逐切思本房喃養牲禽比舊
大少

祖宗建制至今百餘十年非今日之設仰惟
聖上軫念舊制無不有負祖宗成規提督豹房太監
李寬又奏稱永樂宣德年間舊額原養金線豹玉
豹數多成化間養土豹三十余隻弘治年原養哈
喇二隻金線一隻玉豹二十余隻正德等年間原
餧養土豹九十餘隻嘉靖年原養玉豹七隻舊額
設立奏命採取及各處內外守臣進貢豹隻給與
本房餧養自立國以來已經百餘十年非今日之
設非係無益之物今止有玉豹一隻比舊太少止

賞羊酒二斤伏望

聖旨憫念舊規庶不有負

祖宗成憲

上詔劉房所奏其意導君好尚之意法當治罪如曰

祖宗成憲不知此成憲載在何典又曰日用羊酒二斤計日縱少計年則多非告君之辭這劉且留今後再不許進收該科記着又御馬監太監麥福奏稱查得西牛一隻嘉靖五年曾進等地面貢進該監比照天順年間事理乞於光祿寺每日酒半瓶

雞一隻猪肉二斤果子二斤白米一斗西番狗二隻番僧貢進乞照舊例每隻日支白米二升肉斤八兩

上詔西牛是西夷效順之貢留着二異狗都放了一十四年陜西都司岷州衛大崇教等寺番僧劄失祿竹等奏我每進馬一匹止賞段一疋酥油一桶也是段一疋別國夷人達子四子俱有大賞賜我每今要四還有舊例自買食茶三十斤乞比照四川董卜韓胡番僧食茶事例每名買茶一百五十

斤准令各僧自備價銀照例收買仍寺放賞㕔茶

祝延聖壽禮部尚書夏言疏曰看得陜西番僧劄

失祿竹等奏要比例加買食茶一節既查有前例

相應俯從但欲每名收買一百五十斤似乎太多

及照四川董卜韓胡雖准食茶一百斤止給勘合

前去經過地方收買况車輛船隻俱係自備今劄

失祿竹等奏要自買食茶郎於原起官車裝載所

比前例雖以准行合無每名除遵舊例三十斤外

量加五斤候命下之日行令該館照數收買驗包

裝載所在官司并沿途經過關隘務要嚴加盤驗如有過多及夾帶違禁之物就便追究懲治以後該貢年期俱照此例收買庶免奏擾

上從之　十五年四川都指揮劉永昌等奏起送烏思藏輔教王差來到京國師一十五員名并存留寨主一千三名大乘法王差來到京國師一十五員名并存留番僧一千四名闡教王差來到京國師一十五員名并存留寨主一千一百四名并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差來到京寨

官一十五員名并存留寨官一千三名各備珊瑚銅佛𨫼𨫼等物赴京進貢内闡教王差來番僧一百名赴京謝恩各例應給賞禮部尚書夏言䟽曰查得各地方賞例烏思藏輔教王大乘法王闡教王各差來進貢謝恩到京國師番僧人等每人綵段一表裏紵絲綾貼裏衣一套三件其存留都綱番僧人等每人綵段一表裏折與潤生絹四疋紵系綾貼裏衣一套内二件給與本色一件折與闊生絹三疋俱賞鈔五十錠折靴襪鈔五十錠食茶

六十斤進過方物例不給價其帶進輔教大乘闡
教三王方物各回賜綵叚四表裏長河西魚通寧
遠等處宣慰司差来到京者每人賞闊生絹二疋
折衣綵叚二表裏俱與本色存留者每人闊生絹
二疋折衣綵叚二表裏內一表裏給與本色一表
裏折與闊生絹四疋俱與鈔一百錠進過方物例
不給價查得嘉靖六年十月內該本部會議題准
番僧番人正賞折衣綵叚不等俱與一疋折給及
查成化年間節該本部題准事例烏思藏輔教等

四王毎王名下例該三年一貢各許差一百人多不過一百五十人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宣慰司三年一貢毎貢多不過一百人如有國師禪師在司住坐者不許各另差人進貢其有退老事故等項着令親徒兒男襲替赴京進貢者國師差一百人禪師都指揮以下各差五十人多不過一千人數外多者照例阻回其都綱指揮以下來替者止許隨同年例進貢若國師禪師數少則自當隨數而來或三四百名或五六百名不待輳滿千名其

大乘法王係出家高僧無地土番民管束不給勘
合亦無年例進貢聽其欲来止許差僧徒十人齎
執印信番本隨同闡化等四王年例進貢題奉
聖旨合例的全賞違例的減去欽此欽遵外看得今
次烏思藏輔教闡教大乘各王并長河西魚通寧
遠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各差来進貢襲職謝恩人
等雖已經題奉欽依給賞但查有本部節年題准
事例烏思藏并長河西各地方都綱剌麻帶来進
貢僧徒及大乘法王例止許差僧徒十人今帶差

僧徒一千餘人俱係過額多餘之數例應減革賞
賜但既經都布按三司及該邊官員驗放起送前
来本部每從寬處俱一體給賞以全柔遠之恩各
該官員明知節年題准前例往往仍前額外起送
題是該邊官員貪圖貨賄專務姑息通同隱蔽都
布按三司官不行查例明白依文起送俱属有違
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廵按御史將各
經該官員查提到官酌量情罪輕重照依律例問
擬發落以警將来本部仍備行彼處鎮廵衙門轉

行都布按三司并該邊官員以後但遇烏思藏輔
教等四王及各番僧人等入貢查照舊例不許仍
前額外起送冒濫賞賜有乖明例如再故違聽本
部從重叅究該邊官員坐問賍罪番人革賞
上詔番人進貢已有明例今次過額數多顯是邊官
貪圖貨賄都布按三司官不行查審朦朧起送都
着巡按御史提了問今後再有違的你部裏指名
叅奏重治不饒自後夷人進貢如例迄今不絕其
處地薄氣寒風俗朴魯前史稱其法令嚴整上下

一心議事自下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故能持久非
國君號賛普賛普與其臣歲一小盟三歲一大盟
其君臣自為友者五六人號曰共命君死者自殺
以殉然有城郭而不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部
人處小拂廬其吏治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其刑
雖小罪必抉目刖鼻其樂吹螺擊鼓其四時以麥
熟為歲首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
銅最下差大小綴臂前以辯貴賤養牛馬取乳酪
供食取毛為褐衣率氈幃常以赭塗面婦人辮髮

而縈之貴壯賤弱重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以示辱懐恩重財貸交易用罽毯馬牛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焚柴聲鼓謂之逐鬼信詛呪喫生物無蔬茹醯醬其山川曰崑崙山在朶甘衛東北番名亦耳麻不剌山高極峻雪至夏不消曰可跋海曰黃河

按河源自吐番朶甘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之燦若列星番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東北流百

餘里滙爲大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出西合忽蘭之水由南合也里术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之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斡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復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麻莫不剌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至此可三十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闊即闊隄二地至哈剌別里赤與納鄰哈剌河合

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
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亦赤里自崑崙至
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
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東北
經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內凡差千餘里
云然流入中國豫徐青兗之地常決不寧
本朝學士宋濂在元世常著論曰平原之地平曠夷
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常横潰爲患其
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何也蓋

河之水其本也旣遂其注也必怒故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釃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已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求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禹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

其勢益横也逮乎宣房之塞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復入於千乗徳棣等河後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决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决於舘陶及東郡金堤之溢兗豫入平原千乗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槩已自漢至唐平决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决南决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

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
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
生塾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使其水流
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
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
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
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
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
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裁成天地之化必資人

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宋文憲公治河議在今實爲良策故因著河之源而及其流之導法如此

其産金銀銅錫氂牛名馬天鼠皮可爲裘獨峯駝青稞麥豐豆羱羊其貢在烏思藏則畫佛銅佛銅塔力劍爲獨異外貢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漢俗云鐵裹漢各色氆氌珊瑚犀角左髻毛纓酥油明盔明甲之類各番大抵相同其朝貢在烏思藏三年

一期在長河西諸處（洪武十六年置軍民安撫使司）及朶甘思每年一貢各番差人俱從四川比勘合凡貢五六十人無過百人其長河西朶甘思之境自雅州入

京師

殊域周咨録卷之十終